

起底隐藏版漕运水道

北京城曾有四条漕运线路

本报记者 张嘉辉

大运河大家不陌生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明清两代还有一条“隐藏版”的漕运水道——漕船抵达通州码头后，还会沿着温榆河一路逆流北上，直抵今天昌平沙河镇的巩华城。在那里，一座名为“莫靖仓”的粮仓静静守候，接收着每年数千万石漕粮。

这并非普通的物资调配。这条水路的终端是明十三陵和拱卫京北的军事重镇，它的“服务对象”是戍守长城的边防将士与守卫皇陵的陵军。军粮、纳粮、修陵用的巨型石料，甚至守卫蓟镇、昌镇的军事装备，都经由这条水道源源不断地北运。

当江南的稻米在通州卸船、换乘小船再次起航时，一场关于边防安全与皇陵营建的战略运输才刚刚开始。这条水道，就是连接京杭大运河与长城边防的生命线——温榆河漕运。

从“二水会流”到“五河交汇”

温榆河的名字，认真算起来已经“变”了两千年。它最早进入史册是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，当时叫“温馀水”。汉代桑钦撰写的《水经》也收录了这条河，因为汇聚了无数泉流，古人干脆叫它“百泉水”。到了北魏，郦道元为《水经》作注，字写成“温馀水”——“温”跟“馀”长得太像，抄书的人一不留神就抄错了。这个“温馀水”的写法就这样流传了很长时间。辽代以后，名字终于定了下来叫“温榆河”，同时还有个吉利的俗称——“富河”。

今天的温榆河，发源于昌平军都山麓，上游由东沙河、北沙河、南沙河三条支流在沙河镇汇合后形成干流。这三条河就像三股麻绳拧成一股，而后一路向南，沿途依次接纳纳沟河、清河、龙道河、坝河、小中河等支流，经过昌平、朝阳、顺义、通州四个区，全长约47.5公里。北京民间有句老话叫“铜帮铁底温榆河”，说的是河道底子好，岸坡结实，不容易淤，也不容易决。

从大运河说到温榆河，就绕不开它与北运河、潮白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以通州北关闸为界，以上的河道叫温榆河，以下才叫北运河。而潮白河由潮河与白河汇流而成，历史上曾在通州城北与温榆河合流，形成“二水会流”的壮观景象，清朝文人戴衢若诗有云：“不有天工亦爱水，每将好景集川流。数株老树摸崖发，几个轻鸥傍水浮。断岸住时分峭壁，寒沙涌出散危楼。夜深渔笛知何处，爆竹中流几小舟。”

五河交汇，是如今通州北关的著名景点。究其成因，1939年是一个关键点——这一年潮白河夺箭杆河南下，脱离了北运河水系，通州城北的河道格局从此改写。五条河流在此交汇：温榆河、小中河（古潮白河故道所在）、运河减河、北运河、通惠河，交汇处一片开阔水域，航拍视角下，河道分成四个岔口，景象颇为壮阔。

在北京五大水系中，永定河、潮白河、拒马河、蓟运河都是“过境河流”——它们从河北、山西等地流进北京。唯独北运河水系是唯一发源于北京行政区域内的水系，而温榆河正是北运河的上游。它从昌平军都山出发，纵贯北京东北部，一路向南奔向通州。通俗地说，温榆河是一条纯“北京籍”的河流，生在北京、长在北京，再经由北运河、海河，最终汇入渤海。

“漂来的北京城”，此话不假。“明成祖肇建北京，转漕东南，水陆兼挽，仍元人之旧，参用海运。”这段话出自《明史·河渠志》，讲的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将江南漕粮运往京师的宏大格局。但这只是人们最熟悉的“主干道”。很少有人知道，明代北运河上其实并行着四条漕运线路。

《明史·河渠志》系统记载了这四条水道，各司其职，分工明确：

第一条是大运河，也是最核心的主线。元代郭守敬主持开凿时赐名“通惠河”，《大明会典》明确记载“元初所凿，赐名通惠。每十里为一闸，蓄水通舟，以免漕运陆挽之劳”。明代永乐年间其闸坝“犹多存者”，但已淤塞不通；直到嘉靖六年，朝廷命漕运总兵及御史合力疏浚，自大通桥至通州石坝四十里，设庆丰等五闸蓄水，造剥船三百只转运漕粮，才恢复了这条命脉的通航。这条水道承担着每年约四百万石漕粮由通州入京的任务，是明朝的漕运大动脉。

第二条是坝河，元代整修金代漕渠而成，走的是大都城北的北线，是元代南北两路并行的漕运体系中的北线动脉。

第三条是潮白河，专为密云驻军服务。隆庆年间，蓟辽总督刘应节亲自主持疏挖潮白河与温榆河，使剥船能够直通密云，将漕粮送至边防前线。

第四条就是温榆河。自通州渡口起，溯流而上直抵昌平沙河巩华城，全程约七十公里。它的终点不是繁华的都城，而是明十三陵和拱卫京北的军事重镇。这条水道运送的也不是日常消费品，而是军粮、纳粮和修陵用的石料木材。

有意思的是，《明史·河渠志》在概述全国漕运体系后，专门写了一句：“其逾京师而东者蓟州、西北若昌平，皆尝有河通，转漕餉军。”就是说：运道出了京师，往东能到蓟州，往西北能到昌平，都曾曾有水路连通，专门用来“转漕餉军”。昌平这条线，指的就是温榆河漕运。这说明在明人眼中，温榆河漕运并非支线末节，而是整个漕运体系中“军饷专用”的关键水道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漕船从通州一路开到昌平，中间要经过什么样的河道？这就涉及前文提到的五河交汇。其中温榆河位于北运河河口，漕船可由此北上昌平。

通州自古多河富水，境内有十三条河流盘曲蜿蜒，温榆河碧水悠悠美不胜收。也正是因为这一流域水道密集、迁徙频繁，明代漕运的路线选择与通航条件才充满了变数。清代董尚的奏折中便有一段精彩的描述：有人提议在温榆河和潮白河之间新开引河以便漕船通行，但经过实地测量发现，温榆河水面高于潮白河三四尺，一旦开引河，“恐潮白之水不能逆流，而温榆之水转先下泄”，反而会导致温榆河故道全行淤垫，船不能通。最终商议决定，与其冒险新开引河，不如老老实实地把温榆河淤垫处逐一挑挖疏通。这段文字生动地说明，五河汇聚的壮观景象之下，是治水者日复一日与泥沙和水位较劲的精细活。

一道奏折成就一条水上运输线

关于温榆河漕运最核心的史料，来自一道奏折。隆庆六年（公元1572年）十月，“户部奏请开浚温榆河，自巩华城达于通州渡口，运粮四万石，给长陵等地官军月粮。”这段话被后世学者反复引用，因为它清晰地交代了温榆河漕运的三个关键信息：起止点（巩华城→通州渡口）、运量（四万石）、用途（长陵官军月粮）。朝廷随即派军士三千人，疏通了自南沙河至通州渡口约七十公里的河道。万历年间又继续疏浚维护，漕运河段起于“巩华城外安济桥”，直达“通州渡口”，沿线设有若干码头。

但温榆河上跑漕船这件事，其实比隆庆六年要早得多。

温榆河是北京地区最早开发漕运的天然河道之一，东汉初年，上谷郡太守王霸就曾建议利用“温水”行漕，为边防驻军运输粮草，省去陆路转运的辛劳，这一建议得到了光武帝刘秀的认可并付诸实施。唐代太子李贤注《后汉书》，明确认为“温水”就是温榆河，学者蔡蕃也认同此说。元代郭守敬开凿通惠河时，引昌平白浮瓮山之水，沿途汇集一亩、马眼诸泉，经瓮山泊（今昆明湖），积水潭至通州入潞河，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。而在元代，温榆河上已有“双塔漕运”——漕船自通州沿温榆河上溯至北沙河双塔古城，为居庸关及上都禁路沿线的驻军供应粮草。

明代温榆河漕运的正式开启，与一位皇帝的“身后事”密切相关。永乐七年（公元1409年），明成祖朱棣在昌平天寿山营建陵寝（即后来的长陵），大批军队进驻守卫，需要运送数量庞大的建筑材料和军粮。漕粮自通州沿温榆河

溯流而上，最终抵达沙河巩华城。巩华城遗址在今昌平区沙河镇，坐落在南沙河与北沙河交汇处，沙河水库西侧，至今地表仍有城墙和城门遗址可供凭吊。城内设有莫靖仓，是漕粮的收纳和分发中心。

温榆河漕运的真正高峰出现在隆庆至万历年间。隆庆四年（公元1570年），蓟辽总督刘应节接任，次年便开始疏挖潮白河与温榆河。紧接着便是前面提到的那道隆庆六年奏折——户部正式奏请开浚温榆河，朝廷拨付军士三千人投入工程。这次疏浚打通了从巩华城到通州渡口的七十公里水路，为昌平守陵官军运送了四万石月粮。万历年间，这一漕运体系得到持续维护，漕船定期往来于巩华城安济桥与通州渡口之间，沿线设有多个码头，形成了一条成熟的水上运输线。

那么，莫靖仓到底存了多少粮？《大明会典》里有详细记载：莫靖仓原拨漕粮十五万石，其中二万石自沙子营经陆路转运，改拨居庸仓收贮，供居庸、黄花、横岭三路官军月粮之用。又明确下令：“巩华城官军月粮并先额漕粮四万石，俱由通河运至莫靖仓。”也就是说，十五万石的总拨额中，四万石是通过温榆河水路直运莫靖仓的，剩余的通过陆路转运分流到各个关隘仓口。

军粮只是物资的一部分。温榆河漕运运送的物资种类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：军粮是基本盘，供应蓟镇、昌平驻军及十三陵守军，年运量达十五万石以上，后更增加至供应蓟镇、巩、昌标四营军粮；纳粮与军备物资也同样经由这条水道北运；明代十三陵的修建过程中，大量建筑材料——包括巨型石料和名贵木材——通过温榆河运抵昌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条漕运水道不仅供官船使用，也允许商船通行，商船沿温榆河可直驶至巩华城安济桥下。

考古发现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物证。2001年，北京温榆河畔发现了明代码头遗址，将文字记载与实物遗迹连接了起来。那些深埋于泥沙中的木桩和石基，曾经支撑起每年数千万石漕粮的吞吐。

《明史·河渠志》将温榆河漕运定性为“转漕餉军”的关键水道，这一定位揭示了它与一般漕运的最大不同：它不服务于京师的日常消费，而是服务于边防军事与皇陵守护。当江南的稻米在通州卸船，换乘小船再次逆流北上时，一场关于边防安全与皇陵营建的战略运输，正在温榆河的水面上静悄悄地展开。

延伸至边防前线的安全生命线

温榆河不是锦帆云集的商业水道，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军事物流专线。

《明史·河渠志》概括明代漕运体系时，在列举大运河、白河等主干水道之后，专门写了一句：“其逾京师而东者蓟州、西北若昌平，皆尝有河通，转漕餉军。”

昌平这条“餉军”的水路，指的就是温榆河漕运。每年数万石漕粮从通州渡口启程，经七十里水路北上巩华城莫靖仓，再分发至十三陵守军与居庸关各军仓。其运送的也不仅是粮食——纳粮、军备、修陵用的巨型石料和木材，都经由同一条水道北运。商船也被允许沿此水路直驶巩华城安济桥下。这是一条集军事后勤、皇陵营建与民用交通于一体的复合通道。

2001年，温榆河顺义段整治工程中，古城村北的东岸出土了导流石槽、砌石等建筑构件，文物专家勘察后断定：这是明代漕运码头，“首次以实物形式见证了温榆河历史上作为漕运的重要功能”。史料中隆庆六年“自巩华城外安济桥抵通州渡口”的漕运河段，终于有了地下实证与之呼应。

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温榆河是北京地理版图上一处独特的交汇点。明代漕船在这条河道上往返时，船员们抬头望得见军都山的轮廓——那里正是长城蜿蜒之地。漕运的终点巩华城，四座城门分别命名为“扶京”“威漠”“展思”“镇辽”，其军事使命不言而喻。而莫靖仓的“莫靖”二字，意为安定、平定，仓储之名本身就是在宣告这条水路的战略使命。

温榆河漕运让我们看到，大运河不仅是“漂来的北京城”的经济命脉，更是一条从京城延伸至边防前线的国家安全生命线。